讀左補義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訂

男　球　璡　校

昭公九

經　庚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杜解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叛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平侯弟悼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杜解周景王也無射鐘名於云共鑄律應無射之宮以

[illegible]將心疾死是諫不從而心感之辭

律名[illegible]王[illegible]於王城敬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劉裕賊挑洋又移江東後入東觀至隋開皇九年平陳遷於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年收與之。音亦

伶（樂官力丁反）。州鳩（名也）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他彫反）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和解小大適均則能和物物呼平和則嘉樂告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也）則樂。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按聲必橫大）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聲音之道與心相感。與治相通。後世聞音而知人之賢否。國之休咎。戰之勝敗。敵之去來者多矣。獨是鎛鐘未成鳴

禮貴得中過猶不及

妍拗

何以知之據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問於伶鳩又諫不聽卒鑄大鐘此則其既諫而退後之言也摦鐘形横大也郎鍾之横大而知其聲之横大王心弗堪也鳩未聞聲而預卜其心此又在聞聲知心之上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大雅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惜叔孫在已上佚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在十四年之禮為士鞅附注劉炫曰將禮卿之饗條五牢男牢禮不必孩獮鞅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

亦是季孫使之

亦是齊言互後見成貨詐

不容其事之有無而自認死亡命已中誤入之報

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illegible]

厚矣。執必不怒。府魯人報云。鮑國之禮執遂怒其驅已。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

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晉頃即位五年而後士鞅通嗣君。且怨責牢禮以視昭公初立。韓宣來聘。儼然於易象、春秋、風斯下也。許氏曰。禮好不紓。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此聘不復志也。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貙敕俱反。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費遂為大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宋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名司馬之侍人宜

知子莫如父[illegible]除之不[illegible][illegible]使為公能士

[illegible]於[illegible]職命之將大夫亦不得[illegible]守

樂横之師最得力否則師欲守舊鄘亦不可得也

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華貙臣）尤之，（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殺子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任翩亦貙家臣）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地名）華氏居盧門，（宋東城南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故城也）及桑林（城門名）之門而守之。

前此華向弃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謂兄發難貴遂曲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貙臣道無爵也貙欲安其父亭亡以避子道無爵也亂何從生乃張句一怒而貙爲陪臣所刼與之詠僚據司馬所統之卒以叛使臣道子道一旦墜地而華氏兄弟相殺之日竟爲華向入宋之機自華向貙句合而華氏遂不可制凡叛入於戚不言衛入朝歌不言晉入蕭不言宋皆據其私邑以逃死而非欲覆其國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今以南里叛是宋之臣與宋君中分國都而爭此宋也其惡不浮於據邑以叛者哉末句慮門一役發明經南里繫宋之義

秋[illegible]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事也禍

不爲災與非此災缺賦

何爲。對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疏云相過謂絶相懸殊。按劉氏炫謂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而云魯衛惡之。春分之月也。安在二分不爲災。）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疏云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爲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汪環谷曰。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爲災。使公怠於脩攻。至於失國。豈寧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　十七年。意如不救日。昭子卜其將有異志。此年公以梓慎素明天道。故問之。而意如仍未之救也。君

春秋無以國都爲戰場者衆五國之師惡宋都民生登戍極殃分兩截有上截以因人濮爲主下截以公于城爲寸

登毋婦曰惟小人可以藉之皆大人皆公一

臣之隙已成昭公自危之甚矣梓愼不能以修省啓其君而遷就其辭張氏比之漢張禹日食不敢言王氏信然也然則叔輒之哭其諸有季氏脅君必爲魯禍之憂乎昭子謂非所哭而後此聘宋語及國事則又不知其溺之潛然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齊大夫戍宋廚人濮宋廚邑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按今在河南商邱虞城二縣界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師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備使死濟而不能送亡補注送亡句絕君請待之請君待後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疏云合

日則骨肢耳得力全在揚徽術矣

唐云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李光縉云軍中似之又云色莽朱序順後之呼似之

忽揮二事見華氏與公中分其氏

李云爲最勝烏枝鳴戍宋又絕死何忌從師亦見齊救宋之

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爲劉氏者左祖之意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唯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敗走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戕僂力主反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八亦如僂新認甲歸傳开古之爲卑不皆小怨邑謡當特彼此皆無猶嫌秋巳後全無此風俗拔此亦見宋人不知順遊各患所來國所以亂也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翰音寒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邱。宋地按今河南陝州酒北境赭音者鄭翩華氏黨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鸛鵝

功

陳云傳之類
鵝旅之鵝列
意卽龍戊鳥
姓類也李衛
公謂後人謎
設物象耳

李又云公子
城不在六卿
之列而以身
衛國矢無歲
務可與廚㒲
齊名
又云干犫知
死伍爲義而
不知功叛義
不襲也

曾子祿向宜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犫御呂封人華豹○之藏
名呂邑名封張匄爲右○相過○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之其
云人官巳名反豹將注○豹則關矣○注傳關鳥矢選關引反弓曰平公父城之靈○尚
呼還戰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相
㒲柏余豹射更也故謂之子賊閒子將矢○注則射之○殪○張匄
也賺不使狎我避更遲是豹大頻抽豹止城死折城車
射我云下我得丈二射爲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抽殳而下右長之○死之干犫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
反扶伏又射死刑也○請而刑於君
作偪匍或車之○乃斃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
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
可見三代伍乘之刑五人車爲已死其亡氣不人爲方乘同大以
軍莫不皆相爲死則給敵之伍七十二而人爲乘用諸一一矢爲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大敗
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

特述太宰之言痛陳助逆者以結全篇

逆選下篇

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恐也求往反。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者以前未嘗有叛也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奔楚傳

晉荀吳帥諸侯之師救宋。經不書救。為其不成救也。故前半篇寫廚烏二子之有功。見晉救之無力。後半篇寫公子城之出力。見諸侯之無功。宋華向兩家遍於六卿。復招兇悍為爪牙。兩家叛於內。强吳攻其外。則宋社墟矣。而宋之所以不亡者。吳師未來而齊先為之戍也。當是時惟一朝

不坐燕不與之廚人濮與齊戍之烏枝鳴爲公紓患乘其未定郵敗吳師而吳爲氣奪華登復帥吳餘衆又敗宋師而忠義之氣國人同之故揚徽而從用劍而從於萬死中求一生追奔首一呼僞得華登而吳師再敗不然晉雖救之不且無及哉此宋國存亡一大關鍵也踰月公子城始以晉師至知晉救之不速矣然吳師既靡合齊宋諸侯之師何難刻期勦賊華亥雖欲撫膺而呼不可得也乃彼此觀望而晉不顧身者獨公子城華豹張匄苑騶皆死於城手大敗華氏而諸侯遂圍南里貙又率十五乘犯圍而出遂登如楚乞師而食而哭而復入一似無人之境又想苑諸侯防禦不力雖圍如未圍也然則諸侯之救宋亦名耳

則殺以利
叔蔡出則
次出朱宜廢
東國宜立一
於道理來奸
論何異

汪云何不加
前人不復反
恥乃知禍乎
以示戮傳國

安得謂之戕哉。傳詳叙於篇，以釋經不書收之義。

蔡侯朱出奔楚。朱愍明知其鼎鑊而接踵而投，可閔哉。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謂朱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小人而為君子之事，未有能終者也。熊居反靈虐政而復蔡。君子事也。而出君立君，無所不為。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隙。傳言晉失諸侯。

公數輒於晉晉卿承意如之屬而拒之也。

經 辛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君歷言自南里州從國去傳書奔言伐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叛也。大蒐于昌閒 按三家搜武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王子猛立是為悼王是冬卒悼王弟敬王匄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illegible]故速晉遣晉使如京師止此 王室亂 按如云京師亂猶乎國人在亂在下也曰王室亂起於家庭亂在上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畔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劉氏曰稱王聚猛者王者在喪之常稱李氏曰遂稱王成猛之為王也按皇帥崖水今在河南府墳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郲鄩晉助氣故得還王都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疑所猛居于皇敬居翟泉一也猛立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君也敬立在踰年之後嗣年不可繫王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 杜解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帥師伐

沒說行成涖由此中情狀堪

不義之請大有愧色

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莒大夫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歸義此亦守小國之至言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莒地按今山東安邱縣境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齊大夫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齊城門也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於是莒三被齊師矣。小國無以堪此。遂動叛臣出君之謀。

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寧也以爲宗羞。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按亢蔽也馮氏曰言無蔽不中正之人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

以義距楚[illegible]

不幸後亡不出華貙所料

以楚六卿

以靖國人

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陳獨特叛臣圍守至急。必行賂於諸國大夫。故垂滅而縱之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平公曾孫爲大司徒。代華定樂祁子罕孫樂祁罕爲司城。仲幾仲江孫。爲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子罕孫音晚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

此三叛奔楚傳。前四篇皆結局於此前篇華亥摶膺之呼。已是束手待縲。忽又轉出如楚乞師。以楚之強。合與攻宋。宋何能支。幸而與嚮敗北。楚素與讎。既無合兵之理。而楚

師方出又得太宰一番議論故不助攻而但請出之也其云固請於宋可見宋君有殺賊之志國人有必死之心賊皆可盡無如列國之卿無非華向不欲明正典刑以孤堅勢且俱急於戍而畏楚也故討賊義旗草草結局大書八賊出奔由晉之無能也宋公別建六卿而存宋之廚人濮救宋之公子城俱不在列何以作忠義之氣乎然華向兩家則無一人與華元與聞獄貽向戍計殺太子且俱以和議毒天下謂可長守富貴也轉盼間子孫以叛逆棄天道可畏哉　或曰華費遂其無罪歟曰安得無罪費遂大司馬也子貙副之國之兵柄屬焉華向無故而殺諸公子提一族誅之易易耳觀公與費遂謀而華向敗奔可見矣迨

八子奉命討賊鬼閻拒戰師敗並奔而大司馬若不聞也未幾公以大義與謀費遂以討賊自任誅向寧華亥自無後此之禍何以驅之出境而遂無事也蓋貔與華向消息與通觀其五月丙申殺多僚而亡八郎於壬寅入中隔六日耳叛君劫父貔優為之則多僚之言夫豈盡誣之哉費遂有為君定難之心而無大義滅親之斷往往受制於子被劫之後悔之無及其生其死不得而知故八子出奔不著費遂之名

王子朝（景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說如字）劉獻公（劉摯）之庶子伯蚠（劉狄扶焚）事單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

命云勝王已有疾遂則有變故若見雞動念遽歸告王隱倖怙諂便是亂讒

亦是子朝賓起使之

天識

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揆子朝之言是以變亂是非觀後奔楚告諸侯之詞可見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

故自嘆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

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核賓孟言人異於犧勞巽人用人故為犧者實求用於人也人犧人字指子朝之黨已

字指王承上次言人欲用犧實其易事喻衆人立朝之難也己欲用揆何害之有喻王立子朝之易也犧以享宗廟猶太

子以承祀嘗故為儲位之喻蓋為隙將以悟王夏四月。王田北山。洛北芒也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避云二十六作傳閒于馬云子朝千既之命則

景有立猛之命矣苦猛未被立王命朝為嗣誰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王有心疾。乙丑。崩於

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

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稱正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疏云猛是次正當立蓋是太子壽之母弟或

是穆后經嬖之遂攻賓起殺之。猛子盟群王子於單氏。王子
子以母貴也。王子朝故盟之。故單劉見王猛次
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衆傳劉單見王
猛殺賓起而盟群王子則猛固即喪次之位而見群臣矣故
後謚曰悼王使猛而論
年豈不以天王名之

此篇為王室亂之發端。大書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正亂本也。定亂者為劉子單子。特筆提起。預著兩惡字兩顯字。以見劉文未立之先已具公忠之志。又見劉獻矢心王室其于奉其明訓。後日不避艱險。扶顛持危。單之功似多於劉。而深明邪正之分。避王之命而不從亂命。則劉實先發之。傳先將二子本領托出。是忠臣義士立腳處。王必欲殺劉單而後立子朝。以其難誠非義也。王崩。劉單知子朝必亂。故先誅心腹之賓起。見王後始攻起。則已奪其[illegible][illegible]之。

問云荀吳前晉僞作巧也非誘敵也詐○人國破而反覆共斯之述

過德但以劉單爲權世蓋稱稱以字之褒

命。非。無。名。之。舉。勤。矣。劉單始事。已見正正堂。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狄晉屬鮮）

虞六月。荀吳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

陽（故肥子所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晉大夫）

守之。（守鼓之地）

荀吳前日圍鼓。藹然仁義之言。今日襲鼓。絕不相似矣。然

始滅而反之。叛而後滅之。猶覺高人一等。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百官）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

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蚠）壬

戌。劉子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

取王以如莊（不欲使單子得王孫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

此子朝作亂而劉單奔、王相失是一段。

奉王命名劉頃諸甚

盡殺王子姓一黨而迎王是一段

附叙鞏甘二敗是一段

插叙叔鞅所聞天下所以上下哀為亂所為言語天下引起

與召莊公名奐子朝黨也謀。曰：不殺單旗單子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其謀也樊頃子劉黨單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周地大盟而復，子欲與劉子盟復合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歸其采也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皆王子朝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聞子朝之言，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但以亂取天下，必不足以得天下。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

魯殺單大夫而王師熾而劉子入王師後敗劉單

已上俱遂寫敵至而依用以此

于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蓋子猛守於王城。守王城

子朝盟百工於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

辰，焚諸王城之市。鄩肸焚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

於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故反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

氏所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也

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

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地周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王子猛母弟王子匄

以外示悉傳仍其諸侯不成喪也。未葬不月卒，同不敬王之不時所以崩

館於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敗不見勝敗
籍談忠加安
勸王宜其
終不前

帥師軍於陰。所軍於侯氏所軍於谿泉。所軍次於社晉所
次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人王師所駐。分在三邑，解晉督在，技解晉王今洛閒
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伐伊洛軍其東南
王師軍於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此篇作亂者子朝、討亂者劉單、與劉單合謀者樊齊。而勤
王不勇、致王室之大亂。晉爲之也。分三段讀。第一段大
書子朝作亂於葬景王下。天子崩。必有主喪。王猛立而
王葬。諸侯之會葬者在焉。天子之位定矣。既葬之後。然後
子朝帥群失職之人。以作亂。殺王猛。亂之始也。前殺二
賓起。今屬之者百賓起。劉單旣殺而單子先逆悼王。竟爲
賊得其不殺之以絶人望者樊齊身豫其事也。樊齊欠必懟

王而弱入賊黨故欲殺單旗之謀皆與聞之其曰非言也必不克力沮之而不聽也大盟者王與子朝及諸黨皆盟子朝委罪摯荒殺之以堅單旗之信於是樊齊洩其謀使之出亡又令伏卒要路而王子還等八人授首悼王屍而子朝奔矣只百餘字樊齊一片忠肝歷歷如見明年傳大書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表其功也無如鞏甘大敗朝黨復熾忽敘叔鞅歸一段此列國諸侯刻期赴難之時也傳述閔馬父之言歸之於天不言奔問官守御此見諸侯無為王室分憂者　中段單子告急天子出居晉欲勤王而全軍不發君及上卿不行但使籍談荀躒納王不平其難劉單猶以晉師可恃併力用命而晉師坐視王師之大

敗陵渭僞知蕃驅亦以晉不之救而賊殆其爲勤王乎
故本晉納王而經歸功於劉單也宋劉原父胡文定謂經
書以字貴二子擅權援以霍光驂乘非其倫矣斯時從亂
蜂起羣情惶惑非劉單出其死力繫九鼎於一綫則大事
已去以者僭爲也爲所當爲則爲功爲所不當爲則爲罪
此直書以者所以深嘉二子之忠而重錄其功也或曰王
名劉單何以書子如書劉狄單旗則嫌於名位之與無以
厭人望如書劉子狄單子旗則又非書王臣之體惟特書
時乃見王室禍亂天朝世卿夾輔王師身任艱險而不避
託孤寄命而不可奪也　末段悼王既崩敬王即位云爾
於子旅氏則此時救患其急於水火而晉既觀望不前

師畏懦不進追晉取前城而王師遂敢伐京可知前此劉單之敗晉救不力爲之。篇中寫單子極出色用樊齊之謀誅八黨奪悼王於平畤盟百工焚郭肸於王城遣使如晉告急而伐百工伐東圍劉蚠崎嶇以佐單子而勢乃不孤爲劉單忽分忽合單子忽勝忽敗助劉單者有敗無勝想見賊勢猖獗措置萬難悼王初寄身賊還之手而驚魂甫集蠢車復覆劉單一君卒復立一君內變遞興外援莫恃一片孤忠無不傳出

經 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往解謝取邾師。婼敕畧反）。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譏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石出）

用公子比將行師子[illegible]傷一鉦大勝

東國縣無極而得立今卒於楚或役於楚而卒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義也雞父楚地按今江南壽州西南

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還曰獲夏齧徵舒元孫○五結反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illegible]云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illegible]陳傅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齊曰天王居于狄泉鄩于朝也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棄遵君巳王矣猶曰王子朝不正其立不與其稱王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 敬王元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illegible][illegible]王師晉師也圍郊○王師不書不以告

癸卯郊鄩潰二邑皆子朝所得○[illegible]丁未晉師在平陰按今在河南府孟津東一[illegible]

王師在澤邑[illegible]

王使告閒[illegible]子朝故庚戌還[illegible]

[illegible]王之以[illegible]氣[illegible]行前否師逆而子朝去勢復勝者因物帚[illegible]內王很子朝不求如後月之雖陳適勤王不力縱賊不誅

此晉執叔孫須分三段看下段是此執之由

接延

前因叔孫與

人孫與

圍郊曰二師使見晉人不能前驅敵愾告鬨者使少休息也此最劉單失策處以晉之勉強赴難即以大義驅之猶恐退縮郊鄩一潰使之少息無怪其得以爲辭而振旅歸去也或謂周人憚於供億恐未必然

邾人城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邾邑疏云邾人從翼邑還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至離姑而後至邾）公孫鉏（邾大夫）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山道下濕）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訓義殊絶也蹷仆也推弗絶之木仆地以塞後路也）音厥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按季孫使之也）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按前惡叔孫於晉而令使如晉禍之也）晉人執之書曰晉

中以實寫執邾事不果坐而行執乃形之而如吏木[illegible]爲中邾分爲四而柿局以鼓[illegible][illegible]與兵甚[illegible]行深之於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補註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末自邾人城翼至晉人求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氏駁傳必如近代所修日歷而後可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必死士彌牟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將邾君在晉若[illegible]因無所歸將[illegible]晉[illegible]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謂邾求取叔孫是亦使皆得輒相執爲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晉辭對簡也邾吏入獄也作其用獄也自晉人法與邾大夫坐者至此叔孫於師不援時助叔孫者有子服何捐難者有士伯始怒終釋有有辭之子然邾處處有落缺有

六叔孫子拒亦鄭家法

之。按此四語緊接乃不果坐求叔孫以子服回與邾大夫對訊齊人從之因令回別居一館疏云恐叔孫教示之是也共辭子服之辭之子服以邾不俛道保保不援士鄉徹熱宣子而直子怒并也服皆執之貫梁逆剉用熙乃謂使邾魯大夫各居一謂夫子魯自不同館何待行人之使又謂並執邾魯大夫說皆深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以如吏。按如吏下叔孫于對此三句當緊接乃弗與求判諸後宣子以爲魯曲邾直使邾人聚衆將以叔孫與之從士伯言乃弗與御止也情叔孫行命於朔因命士伯止叔孫不使爲館自朝而如吏也從者位四人叔孫已自去其衆也跡不與邾人猶過邾術使相人見七以屬之也彼以御爲引導猶近之或謂問官爲異人御事無是理矣。先歸邾子。按一訊之後邾已無事想邾大夫亦歸矣。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介也徐且至且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按此敘二子出獄事亦士伯之力也芻蕘之難猶云薪木未便耳病芳書也舍亦館也出狀猶拘禁之各爲一所使不得聚謀也故杜以爲因雖。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此一段見叔孫困于晉之甚者由于求貨不予也不出申豐使晉人猶厭而季孫亦以見其人

且叔孫一舉一動昇人倣爲美談

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求）（欲以貨免拔此二事是叔孫初被執時乃追敘語鞅下支吏人居於箕句則知二事俱在館箕以前也）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拔拘之二年待貨也故雖吠狗不與以絕韓范邪心）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受）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其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苛去而有所毀壞言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便見叔孫世守此職平日父子兄弟尊講論此事故能曲折皆當季免於難）

一

韓宣雖云貪鄙。然賦質謙和。卽受邾愬。何至欲以叔孫與邾人。使之自治。士伯力爲排解。卒執叔孫過邾館。而後如吏盡士欲來聘。季孫巳先下之。不而求貨。不得叔孫。又大拂其心也。且求貨於晉 貨於邾。而魯使不出邾貨巳

行。喜賂。惡。頑。此。韓。范。讎。叔。孫。之。深。也。　首段叙邾不假道於魯。準以宋華元殺楚申舟事則魯殺邾使不可專罪魯矣。但全軍覆之。則季孫之忍也。然於行人無與。傳只解經行、人、二、字、之、義。而、晉、虐、使、臣、季、禍、昭、子、皆、見。　中段出色寫叔孫。以乃不果坐。乃弗與。乃館諸箕爲眉目。叔孫志在必死。爲士伯歎服。故竭力周旋。然於其與邾人。則力止之。在過邾館則姑從之。無非稍洩羣小之忿。爲保全叔孫之地。

末段分四節。前二節正見韓起之讎叔孫。由范鞅挾怨助之。而士伯之言。不能盡用。求貨與以兩冠。不出申豐。尤見秉節挺挺。末舉其殺犬葺墻二小事。見臨難從容。眞令韓起士鞅歎慕不置。乃知季孫之惡叔孫於晉者。適以顯

此尹氏立子朝傳故全文歸獄尹氏而伐尹戍尹特許

首二句叔劉道兵勢頓境[illegible]川力氏分[illegible]之劃所[illegible]次大敗

叔孫於晉歸。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按今東西訾皆在河南鞏縣，白墻村在新安縣東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尹文公）誘劉佗（金族敬王黨）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按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召莊公）南宮極（二子尚卿十子朝黨）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按樊頃子自此不見傳，遂即死於王事歟）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周大夫鄩肸子）納、諸、莊宮。尹辛（尹氏族）敗劉師於唐。（劉地。按在河南洛陽縣東有唐聚）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蒯按洛陽縣西南）

庚輿見昭十四年蒞長安縣而納者

王居京師。晉師既反。劉單再勝。此正亂定之日也。乃尹氏忽立子朝。誘殺劉佗。劉單師敗。直搗京都。不得已以王居劉。而京師遂讓之朝。於是劉師連敗。尹師連勝。而王室又亂。尹氏素執周政。國則黨於朝者。子朝起事。不敢叢動。恐晉之議其後也。及晉師無功。遂悍然無忌。而召伯南宮尹辛皆為羽翼。是首惡在尹氏。而致之者晉人也。春秋書立君者二。隱公四年。書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今書尹氏立王子朝。晉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補正上年與齊盟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長丈二而無刃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莒大夫曰。君過之。烏

二語互韜鮮為存

首提諸侯見六國敗抜背此以入

叙謀

陳云吳以深人勝楚越以罪人懲吳盡激怒則可致而非已先示之少之也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公著之縣

子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遂令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令尹卒。楚師熸。吳楚之閒謂火滅為熸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熸子潛反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事尚威勝也軍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遺越非王卿多寵。政令不壹。龍人吹令下查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以誘之示之不整

[illegible]一前亂而[illegible]之也雖然[illegible]亦何可易亂之名在不可收拾可救也私事

君死呼令前浪大之滿臨陣[illegible]之正帥設識之

外交戰並未及楚師已未忽楚師大奔頃刻山頹分外有勢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以囚徒示不整不習戰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王從吳 光帥右，掩餘吳王壽夢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上下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何故曰獲獲得也 不言戰，楚未陳也。按經所以不書楚敗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此來畏楚也，非願為之役也。元帥卒，楚師熸，夫復何畏。而六國廿為楚死者何哉。傳大書薳越帥師，蹙越驅之赴死也。又著奔命二字。奔北遺越擊吳之

子朝已入王城而劉服奔兆戾私因南宮殿弁提川天命以擊劉文之心正與門子焉合相

命也。越乘令尹之卒。欲自以爲功。顯明沈二國之功君及陳大夫之壯而頑者。以爲前鋒。衝敵。復以頓與蔡許爲接應。而已。則拔兵不動。勝可帥卒直前以邀功。敗可收卒急走。以無損此子玉城濮以來之故智也。吳人犯其前而君將皆殲。誅其後而三國同奔。越遂麾師遠遁。是六國皆死亡。而楚師獨全矣。何嘗敗楚哉。經不書楚敗。惟六國也惡楚也。傳之釋經精矣。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補注明是以震死不必爲屋壓萇弘謂劉文公劉蚠曰君其勉之先君獻公之力可濟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拔杜與周詩伯陽父合戒以[illegible][illegible]辟震并[illegible]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

之時門東 二之分崎 失國南北列 侯各就其君 尚官兵死而 井氏又征安 正夫若

周云能居固 宣有此補

在王城謂西王。故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當子朝猖獗之會。徒黨日盛。而南宮怨以震死。亦足褫從逆者之膽。萇叔深幸其大謀。且以為先君可濟。見劉氏父子世篤忠貞。可補前傳。未及朝入王城。已定京師。而識者知東王必克。以大義足以聚人心。此明年乾祭之詢。介衆如一口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郹在河南新蔡境○古闃反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附注林云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孔陸皆云諸樊乃僚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恐傳寫誤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也疑傳誤倒言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除負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于難父殺敢

往復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楚地在今湖廣京山縣

建之母。蔡郹陽封人之女。奔於熊居者。及納秦女被逐。遂叛王招吳人入郹。又奔為吳婦矣。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晉為衛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按汪氏謂是時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反。然則公中無定見而進退維谷甚矣。

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為令尹。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遠及天子卑。守在諸侯。服政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之守

之故

自慎其四竟一段意而反覆言之以申明城郢之誤

馮云排句太多得此一宕乃覺動有致

侯卑守在四竟。（哉完）（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因為援助）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接）（諸侯政卑然後守在四竟今但守其城則求卑不得惟亡而已）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邊竟之障）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似民有部伯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疏云不耆不侵鄰國也不懦不使人侵已也耆巨支反）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昔是）

難以爲安也爲定四年吳人楚傳

按孔疏云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欲城之故君子謂之忠今郢既固矣死畏吳侵偪恐寇入國都故戍謂之必亡東萊云子囊爲預備之計保邦於未危也囊死畏避退守郢以外不暇及也兩說皆是然於司馬立言之意均未指明或云死敵以所成其亡郢不在城不城也不過借城郢立論耳此亦非也子常初爲令尹貪無由見司馬之意以其一戰未敗首謀城郢是將與吳決戰不至入其國都而不已也故教之以正封疆修土田諸事在衛民實際用功而不必勤民於遠末以念祖示之死之祖子囊也子囊於晉悼時完其守備不與晉敵故民無內憂外懼之患

今晉已修好弭兵息民而挑釁激吳雞父之敗不懲前車而蹈其故轍乎況楚國地已數圻大非若敖蚡冒武文之舊猶不知止早爲末後一着以待其敗安得而不敗亡也此諸人之辭使瓦聞之或翻然易慮而平鬬之或亦有悛心此戍之意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

受業毛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璟　壎　校

昭公十

經　癸未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杜解孟僖子也　貜俱縛反）○婼至自晉（婼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日杜杞平公自城杞以來倚晉以安○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楚邑）○葬杞平公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杜解名盈莊公子）南宮嚚（南宮極子）以甘桓公（甘平公子）見王子朝（補注見子朝之亂皆世臣貴爲之）劉子謂萇弘曰

王子朝强盛

之極而下亦介然之詞方見轉身之妙

此亦士伯言於韓沈而後得之內始主少方辟解

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惟同德同德則雖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按尚書注夷人謂平人不能同德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按古文泰誓文杜預時爲泰誓無此二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言子朝補強

甘桓之父平公勤王。爲子朝所敗。其子忘親事讎。劉子云甘氏又往。爲王危之也。萇叔以務德對。大哉言也。古今得天下。不外此語。其器識爲當時第一流。豈徒忠有足倚哉。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叔孫家臣。戶定反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欬苦代反右顧而笑。乃止。按呂云叔孫前日亦前不顧之氣盡消索非也叔孫自折一死先殺彌牟殺已之死再與晉人辭論然後

若宜婼其[illegible]
正見於子
徐行其德不
此小人唯恐
其人不知也

死得明白子以謝邾

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按合婼茲以尊晉史官之例也衛上凱曰叔孫父子守正不問

爲國之望猶豹過趙孟則以賢聞而免賤婼遇倖范則危固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污下矣

叔孫事事周匝精悍。梁其踁始則從豹。繼又從婼。兩與其難。固叔孫之親臣。受命待門。亦當時之義士。

士伯不待叔孫知已且然[illegible]若[illegible]使求是非[illegible]可知矣[illegible]於有[illegible]以土之賢錄同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臨也問周故就問子朝敵王誰曲直。士伯立於乾祭王城北門○乾音干祭側界反而問於介眾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眾言子朝曲故。

此敬王子朝興亡大關鍵。前此晉躁納王。至此猶問介眾者。蓋子朝工於辭說。鼓動眾聽。其黨日盛。而晉頃亦爲之

謂民老妄立
八成門何由
其南面乎

動。及景伯親至王城。而衆口一辭。云不納其使。則知從前使臣至晉。是非變亂也。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三公州長羣臣百姓。以敘進而問焉。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問於介衆。其亦得古意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日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猶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按克勝也陽不勝陰莫然不動將欲積而發為旱也其字另讀

梓慎以數窺之曰水。昭子以理斷之曰旱。而數終不足以敵理。或曰日月陰陽之精。水旱五行之氣。兩不相及。非也。五行各具一陰陽。陰陽變而五行應之。安得謂其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之問答陰陽[illegible]之象。原有是理。皆謂二十[illegible]

若王室何四字傷之至伯陳一番正論

范獻子使之卻利害又引詩知恥字使之懼

語指昭公之孫。恐未必然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愛甚則罍爲無餘故恥之說云缾喻周罍喻晉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爲明年會黃父傳

王室之亂三年。子朝定京都。遣將攻掠城邑。而東王日微。士景伯介衆之詢。邪正判然。自當立舉義旗。而坐視君父

遇有上謀是
人心將此爲
足天意爲史

之危晉人可誅也大叔爭晉范獻問及宮有不安於心者
大叔命意謂此時鄭人服晉既久今又朝晉以晉能庇已
也王室蠢動絕不加恤鄭或有難安望庇乎寧事齊楚毋
使禍之及焉蓋意在王室邦不從王室上落想名義不足
以動之也從鄭翻出正義以爲從此諸侯在晉廷者無人
譬如人肢體麻木不受針砭惟於稍知痛癢處急下一針
於是應乎知懼懼者懼其失諸侯也明年爲黃父之會仁
人之言其利博哉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津自出水陰不佞敬王大夫以溫人南侵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

汸汀曰自此條甄疏衍紛紛史號

料其亡邑而反得志文勢曲折

沈尹文

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名也吳踵楚踵躡楚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犴音岸勞王於豫章之汭水曲越公子倉歸遺也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楚地而還孔疏君也恭溫越也與詩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貲敗畧歸義與子遇死於巢門者則吳之世鍾也然吳人無復鍾之志過之卒去此三十餘年矣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也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越使歸舟。壽夢從役。振旅而歸。稱心之至。而二邑竟滅。則戍言驗矣。又謂亡郢之始。盡四境。國都之守。四竟不保。則國都危矣。引詩厲階。隱刺無極。每篇寫吳人得志。至此忽兩點越人。以見吳人殘忍。適與楚將入郢。寓於此而沼吳之人。未嘗不隨其後也。

經 甲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穀解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日來非常故書。鸜其俱反鵒音欲。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渠遠不得入齊待命竟上。齊侯唁公于野井會通晉唁者三罪齊晉志大義而崇微禮也按今山東齊河縣東南河北岸。冬十月戊辰叔孫

敘桐門便[illegible]季孫[illegible]

傍席就語是[illegible]要非拒[illegible]出附於小人其情[illegible]如此

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按河南杞縣境。○子景公頭曼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以居公也。鄆，許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之大宗也。卑謂其才德薄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今使昭子右坐。令在宋公之北向西向以相近。是改禮坐也。）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

上節明日二字最著眼此一段前的在初至之時而則日方燕飲也

一憂字收住

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精血也爽明也心之精血屬陰為魄心之神明屬陽為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國霸逆季氏張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宋元夫人孫解曹小邾姊）勿與、魯將逐之。（宮說凡出師郗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季氏其謀未賢先使異國闕之其不審不審可如平子之為備必次）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分孫傳）

此為婼如宋傳、以中段為主。婼與平子皆國正卿、季孫以

聘宋爲名而使昭子爲已逆婦儼然以國君不得親迎使上卿逆之之禮自處矣此不待昭公孫齊而後知意如之無君也首段以右師引起見叔爲季逆是卑其大夫且自賤其宗也無禮必亡子孫之徵豈待陽虎囚桓之日哉及既聘而享事畢轉之賦已成昏也明日宴飲嘉禮也相與對泣即樂而謂其可樂而哀而所以哀之故則宋之及傳於是追叙公若言昭公欲去季氏此在成昏宴飲之前夫乃知昭子之甘爲季從者證斯時公與意如之隙已成濟國有心助君無術因以此行謀之宋元元公有感於樂祁之言愛莫能助主賓相語而不知其涕泗之横流也厥後若卒而宋元以納公自任非不負前言於地下哉

戴云云

具王粟匪其
役
戍十枕戈
會問揖讓
旋之禮使
是不知禮

公既知季之不臣何以愛女妻之不知從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今持使人逆女耳詎可失信於魯○曲辣之行尤見天理之正○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趙鞅介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寓告又日明年傳見不惟急且觀繁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爲字領起 字

刑法爲務原道本此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疏云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 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 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許六反 五牲、麋鹿麏狼兔 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背服日火龍黼黻服其文也接杜分華蟲為二華為常華蟲為彝也故為九章鄭氏以華蟲為雜也加以宗彝謂卯虎蜼宗廟之常器也虎取毛淺而有威蜼取毛深而有知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附迭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 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

天好惡而屬
謂法四時之變

以云喜怒出
好惡

好惡出哀樂

此禮曰…

德我務其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

（要禮之本也 天之威也聖人 刑戮以象類之件）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

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illegible]

（信以行賞令以行罰皆在審而行之）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霖解哀樂不失）

（其正乃能則天因地和 叶於陽生陰殺之性）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邪

其性 疏云性曲者以禮 直之性直者以禮內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

王之法以論為中權議違禮之人自借為前若不恤王室無恤之大者借為後勁倒之制之轉移由我

大必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為二王後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樂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天王播越四年。豈直同室之人鬭者而不被髮纓冠救之。無人心矣。乃王室為朝不謀夕之急。而諸侯有既日愒月之安。弱不就赴。委之大夫。雖輸粟具成。蔑禮甚矣。況如宋之恃強愛事乎。故經不書謀王室。但言十國大夫之會。壹若不知何事而會者。而傳於中段詳敘論禮何也。蓋王室

之亂晉以盟主擁兵坐視宋爲上公不肯受牒予太叔以天經地義民行大聲疾呼使之曲直赴禮以成人而說者謂干戈擾攘進言禮教不知此正與原伯魯不悅學參看不學則上陵下替而無禮上不知禮下不知學故助亂者衆王室所由亂也前鄭伯如晉以利害怵之始爲此會茲役於天性本原上痛切指陳有禮則生無禮則否振其沈魄而使知君父之尊親非由外鑠禮明則亂自定故齊將爲陳氏晏子告景公亦以爲惟禮可以已之也春秋大旨歸宿於此豈徒爲權臣佩服已哉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補注釋經之義備矣以下乃好事者所增益之師已魯大夫音紀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孔疏此鳥以兩字爲名但

唐云通用六鸜鵒字而不惜用幾可見天巧非人工又云純是一片天真爛熳得後世史讖童謠之祖

謠辭必韻，故分言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林解羽飛貌）公在外野，往饋（遺也）之馬。鸜鵒跦跦，（跳行貌　張于反）公在乾侯，徵褰（袴也）與襦。（內衣）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袵事之，馴至大亂。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鸜鵒鳥穴居，不巢於樹。何氏曰：宜穴而巢，權臣自下居上

此篇言孫於齊至叔孫婼卒傳分兩截讀以如素淑述行叔開已上不隱醫直而奔已下不論意言而不傳也

之徵也。公卒爲季氏所逐。

秋書再雩。旱甚也。旂裏書之。明其旱甚又雩也。公羊謂聚衆逐季氏遠矣。

○豐氏謂孔子時年已三十五矣。譏公不能用夫子。以消旱災。然子家羈日在側。而有謀不納。安能用聖人也。

初。季公鳥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即公若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也其室。及季姒公鳥妻文子女與饔人食官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魯大夫之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

三段首言季氏之怨毁於[illegible]之謹[illegible]之大迎逆君[illegible]宗已[illegible]遜君時反[illegible]其[illegible]三乙[illegible]一而[illegible]見一不[illegible]也如無上三啟反貴將公大[illegible]之書者[illegible]之宜是牛[illegible]

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逆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固望意如信公若有盜嫂之心與展與夜姑同辱季郵故弗納蓋淫婦流携與趙朔妻欒盈母相類而意如專損無君甚矣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郈音后季氏介其雞鄭衆云介甲也高誘呂氏春秋註作小鎧著雞頭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宅以自益且讓責也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臧為子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禘解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襄公宮三十六人疏云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樂人少季先使自足也後舞襄廟者二人而季氏八佾舞于庭反有六十四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附造廟袁禮廢諸侯典記蓋有獨豐于昵者鄭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云不及王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訓別立廟則武宮煬宮之攻鞏皆嘗之此立二寶何稼不書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昭公子務

[illegible]孫非不當討而倡之者公爲和之者用孫臧孫成之者公爲之果而臧叔而亦皆不與聞故以子家駒之言助勝

[illegible]叔孫爲[illegible]文臨其伐[illegible]細小

（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illegible][illegible]弟言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敎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元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恐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宮說此是逐季氏魯源處舉如此大事非自出于下面號僕興左右二三大夫抶私怒而謀安能成事）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府官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之稱

三弗許與三惡聲猶仍以子家羈拆辨

前公經氏故使國消其齊三家分晉罰處此向求將合指孟叔兩家

二語是三家主腦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奸人將起復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附近謂同惡相求）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邑說當時欲逐季氏言出於口傳待數月其術如何不素何故公遂入季門季猶長欲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皆於公見有殺他之述陽為不敢非君之狀為後日文過之地觀公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奪足見季之備於內者素矣公君臣以為晚手可取唯子家羈議其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

二氏卽不助逆季氏之卒亦足逐公不汲欲衆非子[illegible]氏已近其[illegible]亦明當二以郈昭爲季[illegible]刑小弱山[illegible]承仍以之[illegible]轉折懷開[illegible]一條使路[illegible]至止不得數料不出

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叔季於是始合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音據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平子名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補正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郝氏曰齊侯言爲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非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此叙齊言公子野[illegible]

此又為八[illegible]印處虛阻公伏脈

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孔疏謂得齊千社復得魯國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按以周公所封之魯胙君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孔疏既失魯國以千社為臣於齊從君者皆將棄君去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明也罪之有無繾綣不離從公無通外內按以從公不通外內者為無罪否則有罪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按言吾或欲通外內之言彼此解說且欲諸臣出奔令公自歸[illegible]而諸臣以為皆有罪是好亡惡定矣三句是倒裝語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來何爲也 備云叔孫不 肉骨與之兵 必殺

此段叔經叔 孫始卒

有異志下從 叔孫也無以 見公故一死 請之 目公孫于齊

何爲而何守焉附注而何必守此盟誓之言也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
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按傳安衆發助季伐公之衆也即中可知叔孫不如聞亦不能伐季氏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伏兵孫云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也則獨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人敢欲公昭子也左師展告公。公
使昭子自鑄歸。宗碎伏平子有異志。納不殺公欲復冬十月辛酉。昭子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子子所欺門祈而自殺禰走昭子欲求何叔季相爲
啓齒而已使能以已邑爲公邑已徒爲公徒好滿齊晉之衛以詩季氏季不爲廖乎使齊皆果拔季氏不不過能亡而已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欲與公懲然晉大大

輕歸疏云劉炫云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馬以
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補注公羊傳齊
侯唁公于野井言以鞍為几與此言
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傳以子家羈為樞紐前敘三怨發難臧郈皆以為奉君命討賊臣名正言順而子家直以讒人抹煞之蓋意如有可誅之罪而諸臣非討賊之人且政在季氏而二家不與事必無成自起處至此一折正昭公存亡之機也復諫不從出奔已得其八九矣忽插叔孫昭子如闞大是可疑若明知亂作投意臧戾而已避之則昭子不為若云不忍曰覩則何弗身與救正愚謂昭子斯時必以不可告公與子家胳合公以其不足與謀也故自居長府而使之如闞與後此子家止郈戰而公使子家如晉意同傳兩句對敘其旨

已明 意如賊臣也子家勸君歸國甘與比肩事主何哉蓋季孫援結晉臣以制其君其助臣辱君公之積憤非一日是以不之晉而之齊然齊之臣猶季孫也安能納公故意如有故賴之說將用以爲歸公之地其所以不歸者則在臧孫臧書數言蓋諸臣與季爲讎倘齊晉討賊則定策之功同於再造如季孫改非歸君則諸人勢難同反故必繼繼從公此全爲身謀不爲公計八年中處處阻抑不外臧書數節若公徒者從公之士卒也嘗執冰而踞矣其合力阻謀皆諸臣使之也 平子有異志 語爲後七年圍成成拒居鄆鄆潰鄆陵徒盟會屢無益諸傳之綱出奔之君得以反國者以其中有故君之人也若意如爲主而二

氏助之他如子服氏子叔氏皆受制三家無敢爲異則民
皆其民臣皆其臣舍子家昭子外更無第三人子家從亡
昭子已死是以不必有立君之名而儼然主鬯也公伐
季孫使郈孫迎孟氏時孟氏未有專爲不敢顯然伐君也
登高望見叔孫氏之旗方知鬷戾助季遂殺郈孫併力伐
公是昭公之孫不可謂非叔孫氏之力也昭子歸自闞使
畧出其逐賢牛拒晉卿者縛鬷戾殺之因以討季固自優
爲然而早知其不能也其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夫
逐君之賊九世之族將廢夫誰爲其子孫而祀之則其志
欲存季孫非欲討季孫也蓋無季氏是無叔孫一語淪入
三家之髓欲全吾君又欲保季以全吾宗忘君不義背族

不祥勢不得以兼盡故未事而弟泗橫流事至而萬難措置追爲季孫所賣而名義至重臣罪當誅不得不出於匹夫之輕其生矣故謂昭子爲詐忠者謬也可以愧何忌之忘君而謂其明乎國爾忘家之大義則遠不如子家羈啗以立後而飄然不顧也

壬申尹文公（子朝黨）涉於鞏（鞏縣於洛水也）焚東訾（訾故邑）王師克

尹氏兵力甚强所過必克而東訾獨能拒守衛見大義在人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父）（元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向謂華）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伐宋衍行有焉見死宴前宋衆歸不御藉口

領以殁。唯是楄柎棺中笭牀也。楄蒲田反。柎步口反所以藉幹者。幹骸[illegible][illegible]骨也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爲明年桒印據語起本

宋元不顧昏姻之好。爲納公如晉。高出齊晉遠矣。故卒於宋地。而魯史書之。蓋予之也。傳識其命葬無及先君一言。宋自文以來。始用人殉厚葬。過於王禮。元公欲自貶損。盛德事也。仲幾不能將順其美。可勝浩歎。然傳不叙葬宋元公之下。而大書於此。以見元公明知此行不歸。而志在納

公力疾不顧於昭子一泣可謂生死不相負矣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齊侯不伐魯正季孫之罪而但圍鄆又不踐千社之約而取鄆於魯以居公皆所謂無信也蓋其遠嗜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也其取鄆也意不在復魯之國也齊侯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力主反句居具反○傳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illegible]

昭伯問家故○故事也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illegible]再三問○不對他故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illegible]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illegible]郈東有郈城郈魴假○郈邑[illegible]

以結臧氏

使爲賈正焉。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里名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按傳言季孫爲臧氏立後以收人心

僭而吉者。豈獨臧氏之子乎。傳寫臧會。全神已注。意如。然不足以扶世教。不載可也　宋元信而凶。臧會僭而吉。兩事並列。然元公之信。昭著千古。會之僭。小人所不爲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邑名。禖音媒。卷音權。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熊居末路。惟有築城築郭以備吳而已。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師賤兵少重在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陳傳參盟也晉不復主盟。鄟音專。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子昭王彰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據已歸年稱天王其居其入不言使之者天王至身史官直言之體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一陳傳召伯召伯盈也再說名爲以字在劉那爲裘在尹誅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爲迷經併上闕恭取

齊侯取鄆爲己取以書衣也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曰以

齊侯有納公之意如[illegible]至以魯季氏不[illegible]且[illegible]能而[illegible]足[illegible]諸侯[illegible]難處矣

非魯有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虎敗奔齊而鄆又入於齊矣至十二年三田之歸而始爲魯有焉○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逆賢侯之治命踰先君之侈亥其所爲禮乃宋人之禮而非君子之所謂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言魯地也四字直注到三十年經書公在乾侯○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解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他駁○反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

此是先此公乃使要其事于公子鉏而彼欲此心繫要背綿帶之蔚蘊也故行將一段為全篇主腦

既臘之後公子鉏復命另有一番話但說往無成二句內

申豐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效忠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秫經財猶材也許此財子猶百兩以此二兩為先幣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公。諮送將君下介於闕非不備然病根郕在梁郕據魯三家陰縣在千里之外亦能逃如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膏不發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

鍾云只叙數人數事而齊不爲强魯不怯宛情事如畫文之奥悄後史紀附矣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水名）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厭於冉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疏云矢激謂矢激其上而過也朐其俱反一作軥）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死也）改駕人（魯人）以爲鬷戾（叔孫司馬）也而助之子車（卽淵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夫）從野洩（卽聲子）叱之（叱昌實反）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衆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

罵云相詬相
措似假似耳
添ㄓ飲酒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孔疏鬒稠髮也。言鬒鬚眉皆稠。甚口。大口也。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武子也。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不欲進季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雍羞為其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齊大夫。欲不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見其右下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欲使復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刜。音沸。擊也。鑋而乘於他車以歸。足行。鑋。子擊足。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乎季氏。

此為公圍成傳。經不書會齊侯。以齊侯原未嘗至魯也。不書公以齊師以徒。有齊師之名。如未嘗有師也。成為孟氏邑。卽公之成也。公親至成。而季孫悍然拒戰。猶曰事君如在國乎。季孫首惡也。驟戾在師。可知叔孫亦至。孟叔二氏

不足寫故附
正見齊不加
皆魯人無畏
耳

賊、黨也申豐女賈賊儕大也而齊軍之討賊者無一非賊之羽翼然則圖成者獨一公耳故但書公圍成傳出曲寫來使聖人一段悲憤之心皆從三字中流出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二句頓起而下一大段節節與之相反而納公之意頓鬆方知子家不信二字早已斷定使公子鉏帥師則據已授意於鉏鉏已徧喻諸大夫蒙在師中獨有公耳斯時帥師伐魯未嘗先欲圍成也公孫朝為季氏自出一邑誘之圍成鉏非不知也以公在行間聊盡人事未嘗不射彼射中楯此射中馬未嘗不殪殪止一人魯人誤以子車為殿戾反助子車子車告以我為齊人不勞出力襄帶再叱不遜一矢陳武失弓竟用舌戰林雍顏鳴俱

劉子又一勝一敗想見晉師之[illegible]

爲季孫出力雍護善而不戰受傷而奔猶能生反鳴冒險以報德三呼而出如入無人咄哉苑子一耳一足獻俘昭公盡愛命於公子組只如此也斯時齊師魯師心目中各有一季孫彼我暗會遂爾結局而昭公從壁上觀猶以爲貞來伐季貞欲納我也是可悲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劉子之屬敗王城之師子朝之徒於尸氏地名按今河南偃師縣西南殷西亳也春秋時之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周地劉師敗績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王荆石曰景公此舉納公之大義爲糾合之謀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奔云自劉而出庚午次於渠周地按今河南[illegible]劉丙子王宿於褚氏按今洛陽縣東丁丑王次

地可谷而以晉師一望幹轉何等氣

俞云陳拔

俞云同一説國殺札以和姚子西以服

於崔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崔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按今偃師縣東南有胥靡城滑故城在其南傳偃師敬王播遷之地○崔音九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守之備子朝按今伊闕縣南闕塞山伊闕口洛陽

先用師守伊闕曰絕子朝來路也嗚呼王室大亂五年。非

劉單二公晉師翻出於衆於楷魚之卿矣。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秦也瀆慢王有適嗣。不可亂也。子建聘之秦之女王之惡不立王秦將來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峻。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句句斬截。

大書王起師。正名也。

聆王。

子西語、步步嚴峻。非此不足以斬令尹之邪心也。有此一段本領、便是他日恢復改紀張本。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 辛丑、在鄔。子朝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按召氏之族、有從逆反正者、有從與行者、故經但書召伯 毛伯得、尹氏固、重見尹固名周後還見殺者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黨 奔莒周邑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逆、故盟。按盈逐王不書、傳言非其本意、屈於力耳 遂軍圉澤、周地。按今洛陽縣東境 次於隄上。周地。隄音低。癸酉、王入於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 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在王城

〔集疏〕三

注南渡曰此文可配呂相絕秦

振救二字金段之新俞云二句甚迭

汉云振救二

振救也

十二年城成周盜徵王入王 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 衛注見子朝傳

奔在王入前帶在王入後狂入乃告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母弟故 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以厲王 王愆於厥身。疾也愆惡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附之劉炫曰不居王於彘。厲王流于彘周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能閒猶與也其位王之政人之未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召公以其子代太子本紀與共和行政也周召二公相與和其政事號曰共和本紀云周定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年者其共和伯和與行天子政也又伐鄭汲古 年其稱共和伯和與治王室天子政事古今人表謂共和二伯之事 家國經書呂覽云執政乃非譌 宣王立太子靖爲周王太子靖立爲宣王共伯和歸於其國 致和正之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愆失也若順也 携王 王幽

摠敘三

束一筆

摠敘四五

又一束

先敘天意以動諸侯之聽亦不容直

少子伯服奸音干下同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宜臼用遷郟鄏幽王后申姜生

太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劉氏炫曰如國語史記之文旣舅褒姒必廢其子來立爲王而得稱攜王者或幽王死後其黨立之爲王也諸侯廢之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

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

不端黜去也謂文殺叔帶鄭厲伐子頽頹王言夫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

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頃王孫六年魯宣八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髭王[illegible]子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

其有間王位間子朝也今子側以爲王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討楚也今子朝

以琦爲邪不止妖謠若蛊之之故云降妖也受其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於厲王以下皆子朝黨盡至於靈王

定王孫生而有頾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靈王子克終

凶字有力以下見敢振撫人

以赦救整之是正意

子朝所恃一長字不知子猛敬王皆大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穆公劉狄。劉蚡剝亂天下。壹專也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言無常先王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謂景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子朝自謂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孔疏公卿不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子朝弟也

陳紹
依六說子朝
言知當日亦
所其文辭

同錯先王之制爾云三十二年劉叔曰子朝非適嗣何必
嫡之子然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嫡之子也此子朝之母必賤
於猛之母故朝不
言母之貴賤。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紱王室亂

晉師克鞏。召伯盈反。正逐朝王入成周。轉危爲安。不藉諸
侯之力。晉之功也。豈得以前日之罪。沒其今日之善哉。或
曰。成周而還。其事已畢。而復繫子朝告諸侯之辭何也。曰
正表劉單及晉人之功。以發明經義也。彼先叙成康厲建
母弟之意。已法到晉人。兩提昔日之兄弟。以見今日之兄弟
不然也。因託爲秦人降妖。以惑衆志。而深斥單旗劉狄之
倡亂。本之意。正大書劉單名。見首明大義。爲王室紀患

從天說到君
從君說到民
民心所在即

此兩人也再叙晉爲不道是攝是贊使不穀播越荆蠻傳正見前此覬望晉人之罪今日勤王晉人之功也末又歸罪單劉贊私立少極其痛心傳正見悼王雖少而實嫡二公所輔者正嫡崛萬難卒成其志可藉手以告先王也即其憤恨之淺深以別事功之大小傳有借人詆晉爲已褒稱者此類是也術假號沿于衆之命遠晉之大以明正其罪則彼之娓娓先王者[illegible][illegible]干犯先王也彼時特遣使以擯晉號者卒見棄於晉也斥之曰無禮刺子朝之案定矣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云彗即孛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也歟）焉天道不諂（疑也他刀反）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天意所在公之失德一機字盡之機於國則在厚斂穢于家則在施變下裁三腳三吝已拈其中

吾以爲在德何是亂天衆後放心不遍新又提闢誠首後開心不進話

閱至此語如夢初覺

禳之。何損。救也。詩大雅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共也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違也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詒孫遂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逸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區烏侯反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值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川也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切實指點是對症良方

我不能三字是悟而又歎疾不可挽矣

不及國。孔疏國人是國君所有大夫不得妄施樹己私惠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 士不濫。不失職 官不滔。慢也 大夫不收公利。杜解大夫不得作福以取人心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有禮義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呂說人君不受忠言猶可望有轉移道理聽而不用人君之大患也孔子大聖人不能移景公之心況晏子乎

結出天地與民字

上言天道，下詳人事。上言脩德，下言上禮。總以君心為主。

而天意民心皆準諸此書者掃除穢惡天著家以警人君者也公早聞晏子之言有儆於心慮齊國歸於有德間已怵然於己德之無以凝命矣晏子乘此將平日所欲言而難於顯言者盡情發攄明白指出陳氏公以厚斂毆之陳氏以厚施取之曰後世少惰見繼嗣可危曰國爲其國見唾手可得而公欲於萬死中求一生路則告之曰禮禮者修德宜民之實也大夫不得厚施只說得一面必薄斂厚民使咸得其所而後强家無從市德晏子之語未畢而公謝曰不能孝子之於父母也疾不可救而藥不能已晏子於公亦然公之病固在厚斂亦在嬖子嗣立致生邪心故從大倫上立論君令臣共十事並作兩層詳復不置正[illegible]

之條目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脩德格天之大原也結出禀於天地以爲民民心歸則天心享陳氏者齊之蠹也上禮以脩德則蠹將滅矣何患焉　春秋盟宋晉霸將息傳之意未嘗不慨然屬望於齊也故昭公之世載齊、邢、獨詳、景公有志圖霸而晏子亦管仲之亞也當此荆楚已衰晉人無志聽許從天下諸侯至齊廷矣無如悅而不釋痼疾難瘳晏子於欲誅祝史篇已云不恤後人至此詳言之以冀公之一悟而公猶以爲未必然也

吾郡周鄭山容以晏子爲鄉愿且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斯人也乎以爲不然乎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迹其生平和同之辨歸貫之諷諫誅祝史勉君脩德不憚指

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大宮周旋於欒高陳鮑之間卽謂比於小人可矣然其不失爲君子者忠君愛國之心絕惡糾謬之義救時濟變之才皆無愧於仁人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避害以全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